初學知要

貝原篤信編輯

上

口13
100
1

100
1

貝原篤信編輯

初學知要

全二冊

明治十七年
十二月再刻

岡田群玉堂

仁
門號
卷

初學知要叙

張子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然自
唐虞迨趙宋聖經賢傳幾千萬言欲盡
成誦則日不足而史子百家之書亦不
可不歷觀焉蓋博學而後可語約也苟
舍博覽直欲守約則可謂狹也不可謂
約也能博能約而爲能讀書者人世

澆載籍歲多故專務博覽者無潛心於
聖經有爲書簏過一生者損軒先生有
憂之作初學知要以爲學者軌範開卷
閱之聖賢格言可以切己體察者無不
悉備焉是乃六經四十二萬餘言之最
要歷代諸君子一生之精髓斯纂以爲
一書且附以六十年來自得之言常誦
體之躬則豈翅初學入德之門哉實赴
聖域之捷徑也先生姓貝原名篤信字
子誠筑州福岡人傑然君子儒也昔年
來淹乎京師數年爾後一暮半歲之寓
居亦數度矣余自志學之初挾策受業
親炙乎醇德有年矣於是顧其學術循
環六經歲增意味編讀史子廣窮物理

凡古今群書無不盡涉獵焉既極其廣洽而反說其約是乃眞約而求聖人之道不外乎此也可知矣惟人棄常珍而嗜異饌天下皆是也余恐讀之者狎而侮焉故叙俚言勸諸後進云爾

元祿丁丑孟夏中澣

平安城後學　伊藤素安謹序

初學知要叙

聖人垂世立教之道載在典籍後世君子又爲之輔翼指示其門戸然後其法大備而無遺缺焉雖古今去遠矣然往聖之遺經具在焉後賢之傳註亦常存焉炳乎如日月之中天雖昧者弋覩焉則無不明故其言可

考其道可求由是而已焉。但苦大路
然何難知難行元出有益匪後世學者
亡大幸乎。宜日一月孰讀研究循環沒
齒也。然前帙浩穰不易尋觀而盡
誦而吾曹恐不能知其要守其約夫
學者之於載籍也固欲博洽焉所守
不約則泛濫無功故孟子曰博學而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程子亦曰多
看而不知其要書肆耳多於是乎自
不揣譾陋頗纂輯於經傳子史中。
最切要而可識。簡約而可守者。以類
聚而成編。暮齡衰懶之餘欲所以便
之觀覽而省誦讀。庶乎不使吾志
至荒廢。以為不肖之隱。是乃多編輯

初學知要序

元祿丁丑重陽日

益軒貝原篤信識

初學知要目録

上卷

爲學

教學　擇學術　擇師友
立志　居敬涵養　爲己
知性善　尊德性道問學　尊德樂道
義利之辨　格物窮理　讀書
致知力行　博文約禮　學問思辨行
三綱　五常　五倫
三德　忠　孝
思　遜志務時敏　日新

愛日　變化氣質　下學上達
游藝
中卷
修身
精一　敬義
仁　仁義
敬恕　求放心　擴充四端
忠恕　先立其大者　事天
存誠　忠信　誠意
愼獨　正心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寡慾　不遠復　禮樂
公　毋意必固我　不愧屋漏
悔　動心忍性　知言養氣
氣節　自省　儉約
進德修業　存養省察　去人欲存天理
主靜　養生　樂
知命
下卷
接物
敬愼威儀　愛敬
自虛　不爭　信
和平

寬恕　忍　忠厚
嚴和　納諫　規諫
自反　遠小人　知人
治體　克明　愛人
用人　教人

處事
義以爲質　執事敬　敏於事慎於言
愼終于始　勤謹和緩　務細行
明斷　自信　耐煩
熟思審處　思患必固先　知時宜
理財　政事　清心省事

功業

警戒

總論　不敬　不孝
務高　刻薄　剛愎
暴怒　怠惰　不虞敬人
驕侈　吝嗇　妄毀譽
多言　不愼密　好名
好事　玩物　閒思雜慮
自用　不愼微　忘恩
好殺　求滿　責人容己
志小氣輕　好神怪　不知禍福

初學知要卷之上

貝原篤信編録

爲學

教學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又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周官曰不學墻面莅事惟煩　大載禮曰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　陳忠肅公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力大韓魏公曰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於善非學不

能也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導其性使一之於善以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　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里仁　朱子曰苟得聞之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近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顏之推曰人身難得勿虛過○篤信竊謂天地之性人爲貴苟爲人不聞道則昏愚虛過一生誠與禽獸無異何以可爲貴乎是以爲人必貴聞道聞道則爲不虛生也嘗著爲學論曰學者何所以學爲人也人者固人也何故學爲人乎不知人之道則近於禽獸不可以爲人是以學爲人也曷爲近禽獸也人苟飽暖放逸而無教則不知有人之道此心之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有人之形而其實何以遠於禽獸是聖人之所以憂教之所由起而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知道也愚嘗謂人生而不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爲人與不學同苟不欲學而爲人則欲爲禽獸耶何不思之甚也予聞學然後知不足者未聞不學而知道者也人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講學之有益於人也猶食之遏飢藥之療病然是必然之理也然食之不適時藥之不中病皆能害人豈因茲而可廢食與藥乎盍求所以適之中之哉嗚呼後世之人爲學不爲己由

讀書而長其矜侮害其性質者往往有之是豈可爲能學耶衆人不知此理則見以爲學問無益而有損是古人所謂因噎而廢食者豈不謬乎古之學者爲己以欲爲君子爲志故遜志時敏反身克己好問資人而欲得之已所以有大益也今之學者爲人以欲見知于人爲志故夸己侮人文過遂非不資人而好自用飾外欺人無而爲有虛而爲實微讀書則謂人莫己若所以無益而有損者職而此由也頗之推所謂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淩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者是也世之學者粗通經義論訓詁者有矣未聞有志於窮理致知爲己自修改過遷善而變化氣質者其所說經以微長于庸輩自夸侮人而傷其性質害其心術者往往有之矣是還出記誦詞章俗學之下何也由不知爲學之道也彼詆講學而不自恥者固是頑愚昏迷之人老子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之者不可爲性書曰爾無忿疾于頑言是等人所當哀憫而不可忿疾夫不用舟楫之利不知江海之廣也不聞聖賢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彼昏愚不學之人未聞聖賢之道以何知學問之大乎譬諸盲聾之人雖日月亦不能覩焉雖雷霆亦不能聞焉今之俗士不知學問之大而且美却詆笑之不亦宜乎然則頑愚詆學之人信所當恕不足深責而讀書爲學者却不知所以爲已自修而爲君子之方哀哉

擇學術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是言學術之當擇也　篤信竊謂天地之間道一而已矣學其一者學術之正也不學其一而學其異

者學術之不正也譬如往道路者其所趨向既正而後可言終日行行以到家其所學既正而後可言終身孜孜以成功苟趨向不正則其所學雖勤苦其所行雖清修徒費一生之精力用爲無益有害之事而已古語曰只知貪程不覺錯路者此之謂也夫君子愼其始毫釐之差猶恐有千里之謬況其始所學之不正豈趨毫釐之差而已哉是以傷心術壞世道背天理廢人倫終身迷謬而不知者其害不可勝言故初學先務在擇學術擇學術者復不可不擇明師與良友而從之世之昧者懵然不知之既不揀其所學雖後有聞正道然因先入之言夙爲主而不能信之往往溺其所習阿其所好是以迷惑乎曲徑邪路得正道而入者寡矣枉過一生而不自悟可勝歎哉○學術之不正者奚翅一端有雜於異學者有功利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記誦之學有訓詁之學如雜於異學者不知聖學之可尊也功利之學不純于仁義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者也詞章記誦之學不純于經術者也訓詁之學雖純治於聖經賢傳不能體認於義理其說經義雖詳審記章句雖博洽然無致知之工夫而不能自得乎心唯拘泥于文字章句之間以考同異校詳畧爲務而已其不知道與記誦詞章之學一也可不明辨而審擇乎大凡爲學之要在知道知道則行之亦在其中矣學而不知道雖經義詳明與不學同況其他不純于經術者乎

擇師友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

民知敬學　韓退之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　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程伊川曰學者必求師求師不可不愼○易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傳曰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子曰無友不如己者　朱子曰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又曰朋友纔不如己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又曰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處也又曰令人取友見其勝己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己者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范祖禹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李氏篇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乎愼始　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明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朱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　篤信竊謂人倫之道因朋友之責善輔仁而立師亦在朋友輩中而最貴者也是以聖人以朋友爲五倫之一然則其所繫爲至重

可不擇其善者與之交乎中庸以尊賢置親親之上其旨深矣益非與賢者講明之緣何而知親親以下之道理乎夫愛人欲周取友欲擇擇友之道須取直信而有知慮者凡學者之立身也得明友之助者居多矣苟交游非其人豈啻無益于已而已哉久而與之相化而至失其所守故君子要擇交夫學者之修身君子之治人須以正直之士能告過而諫爭者爲友庶乎太有益苟好友善柔佞媚之人則無益而有損可不戒乎○篤信嘗作擇師弟子辨曰師者人之模範學者之所以法效也故師良而後學術正學術正而後學問有益是以學術之邪正心術之善惡皆因茲焉不可不愼而擇之擇師之道可以學術純正性行端嚴者不可徒以有文學而已夫爲人者固不可不學然爲師者非其人則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況其所教者害心術害材質害學術其害有不可舉而言者是所謂以學求益而令反自損不如無學也故爲學者當以擇師爲先且弟子亦後日爲人之師者也苟弟子非其人則後日爲人師而有害於人亦猶前所言況且有背其師而爲害者乎故爲人之師者亦不可不擇其弟子不可徒以來從爲悅而妄受容之是愼終于始之道也不可忽諸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藉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哉此言亶然擇弟子之法可以質實而勤愼者不可徒以有才而辨給者苟不質實則雖有高才雄辨不能爲益其才能增進則長傲侮人爲害益甚比之無學時其濟惡何止倍蓰而已哉所謂虎而有翼者也故擇弟

子不可不慎夫如質實而勤慎者雖才性遲鈍然終成其器者往往有之俗師徒悅有才辨者而與之以爲可傳業繼學不知不質實而有才辨者多是巧僞姦佞而不可近也後來因茲害學術傷人材壞名災已取怨招謗不勝其悔者有之矣可不懼乎

立志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朱子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及也）又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吾未之見也（陳澔曰倦焉無意孳孳勤勉貌）又曰其知年數之不足而后已（表記）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顏之意孳孳勤勉貌）又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篇朱子曰未得則發憤而忘憂以是二者倦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又曰今之學者全不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篇朱子曰未得則發憤而忘憂以是二者倦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又曰今之學者全不

曾發憤　孟子曰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彼謂聖賢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朱子曰瞑眩憒亂又曰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痼直是不可悠悠）○光武帝曰有志者其事竟成○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又曰志立而學半又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自棄也又曰莫說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等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又曰纔姑待來日斯自棄也又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又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又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篤信曰學者修身固可謙遜然立志須高大張子立志之法大丈夫不可無此志也楊

子雲曰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　楊龜山曰學以聖人爲的

尹和靖曰學所以學爲人也　徐偉長曰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帥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休戚即當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又曰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又曰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又曰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志之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又曰如小人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朱子曰爲學在立志不千氣稟強弱事又曰學者悠悠是大病又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曰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又曰學者用心不分必有進益　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篤信竊謂爲學不專一則其功不成故學貴專一專一者用力不分之謂也）　薛文清曰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尚其廢有進乎又曰不使他事勝好學之心則有進　陳眉公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篤信竊謂志者心之所之立者堅強而不怠輟之謂蓋念

念常在學上而爲之不厭之意非但有志而已也爲學當以立志爲先苟悠悠空度歲月爲人而不爲己豈成事哉立志之方又在致知而已蓋知之明則尊德樂道之志自不能已故志不立者豈特稟氣之柔懦而已哉因知之不明也學者立志須以聖人爲準的不然則雖從事于學徒安小成而已是自棄也聖賢教人以立志爲學也可謂誨汝諄諄也學者豈可聽我貌貌乎哉曰休曰聖人能與人志信乎斯言也蓋教者聖功也立志者在乎我而已豈可不自勵乎哉夫人飲食逸居而無小補於世則蠢然天地之一蠹而已豈可不自耻乎

居敬涵養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　胡五峯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篤信謂敬是守志方法涵養之工夫也）　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朱子曰涵養合下在先又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爲己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憲問）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雍也）朱子曰此是古今之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是朱子指上文二章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上時少生於閑事卻熟又曰人之爲學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何益　胡敬齋曰學不爲己讀萬卷書與己無干爲己則皆我事也　又曰休云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篤信謂是爲己之分也）與爲人之分也）篤信窮謂爲己是爲學之基爲己爲人是

學之爲益與爲損爲君子儒與爲小人儒之所由分也今之人爲學而所以無益者正因不爲已是以學者常多成者常少故顔之推曰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豈不然乎大凡爲學之始須先辨志之向內與向外人必有爲已之志而後當爲學不然則訓詁雖詳講論雖巧皆爲人之弊而與已不相干却長私智損天性不免爲小人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知性善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集註曰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　董仲舒曰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　程子曰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葉平岩曰知性之本善則知之大者以忠信爲本則行之大者○篤信竊謂初學之要先須以知性善尊德性爲本益德性者天道之所賦予而不理之在我者吾所固有之五常之性是也本是至善純粹其用之行也卽五倫之道也是天地之性所以人爲貴人之所以貴於物也知其本善與堯舜同而尊之至則何以私慾戕賊之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乎哉知尊德性則道問學之功亦自不容已耳

尊德性道問學　中庸朱子章句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　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令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萬事莫貴於義

也　淮南子曰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篤信窮謂德性者仁義之謂也孟子所謂良貴是也惟人萬物之靈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所以爲靈爲貴者豈有他乎以有德性也苟廢德性而不尊則褻天之明嫚人之紀苟賤汙卑而與禽獸無異何以爲靈爲貴哉卓西山所謂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此言不宜乎夫不能尊德性者因知之不明也苟知之明則其尊之也自不能已故尊德性之工夫亦在道問學耳

尊德樂道　孟子　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孝經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集註曰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集註曰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周子曰天地之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篤信曰人性之中有道德之至貴至樂者而存焉君子知之故尊之樂之小人不知之故害德失道而不能尊之樂之唯貪利縱慾而已學者苟能知尊德樂道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以須臾不樂而長戚戚乎是以君子知之爲貴

義利之辨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程子曰此仲舒所以度越諸子　朱

子曰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又曰學聖人之道者須是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　張南軒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謂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利者有所爲而爲者也義者無所爲而爲者也云云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　朱子曰南軒曰義者無所爲而然此言廣前聖之所未發又曰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又曰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又曰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　晏子

曰凡有血氣皆有爭以故利不可強（取）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行（義有自然之利是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左傳）○篤信謹按董子所謂正誼者謂義之所在守之不以便利枉之也義者處事物之宜也利者義之和也行義而自有得之之效非財利之謂也謀者微有意乎此也非營求之謂凡君子之處事也唯正其事理之所宜爲而已未嘗須謀其行義而所得之利苟有謀利之心則所行雖善然是有所爲而爲之非其義也明道者謂道之所在循之不以私欲敝之也道者事理之當然道義非二在物爲道所以處是物爲義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道也爲父而宜慈爲子而宜孝爲臣而宜敬義也孟子公孫丑篇集註云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者是也功者行道之效也君子之制行也惟欲

明道理之當行者而已未嘗豫計其行道之功效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姑以事君之道言之君子惟正其爲臣所宜爲明其爲臣所當行而欲盡忠而已未嘗計功利也是南軒所謂無所爲而爲者也凡如爲善而不望其報皆是也學者先須審義利之辨而正其趨向苟趨向未正有所爲而爲則雖所行既善不得爲誠實何以可與入堯舜之道乎哉豈特學者治已之所當先乎施之天下國家亦然其懷民愛衆用兵定亂之方王霸誠僞之畧皆當辨之其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其始豈可不愼乎

格物窮理　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至也格物是大學之始教即易所謂窮理之事也

程子曰格物令日格一件

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覺處又曰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而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許白雲曰天下事物至多固不可件件窮格但格得物多後自然貫通又曰論學便要明理窮理則徒事於文字章句之末求足以爲學又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又曰學者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中學者之病蓋學者所以不知義理者因心麤也

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又曰此兩言者涵養

致知　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又曰學者工夫雖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又曰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又曰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又曰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己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又曰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又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又曰窮理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又曰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又曰學以知道爲本程朱俱以明理知道爲學之要是爲學之道也因不知爲學之道也

讀書　易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傳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馮異曰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　魏主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通鑑綱目　宋太宗曰開卷有益　居官必要云經書之有資於身心猶衣食之有資口體世上少他不成世界人生少他不成好人　明倪文節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　程子曰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又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

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焞初到問爲學之方程子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頗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又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五侯鯖字海曰儘可有也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格猶級也又曰六經循環年欲一觀又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　荀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篤信謂是讀書之良法　朱子曰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眞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方有著力處也　胡文定於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繹手　司馬溫公曰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在中夜不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朱子曰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董遇云讀書百遍而義自見　陸象山曰若着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時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篤信窮謂以上數條讀書之說可爲學者之法　呂氏童蒙訓曰讀書只怕尋思尋思益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體察篤信曰自此以下朱子讀書之說又可爲學之法　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曰循序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又曰量力所至約其程

課則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味得乎前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　朱子曰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又曰書貴精熟不貴貪多　時舉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朱子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　朱子曰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又曰聖賢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篤信窮謂豈止聖賢之書義理之學為然哉雖文章訓詁雜藝小技之學苟非細心精研不能通曉故為學貴精細又曰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又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刻都錯了又曰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又曰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又曰虛心切已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已自然體認得出又曰讀書只要將理會得處反覆又看又曰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　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　朱子曰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賀欽好學不敎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篤信謂可謂得為學之要也　朱子曰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又曰大抵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　朱子敎長子曰少說閑話恐費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　胡敬齋曰學者當以小學四書近思録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群書　薛文清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

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又曰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丘瓊山曰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欽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因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即是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篤信窩謂學者之讀書有本末輕重先後緩急之序須循序而漸進本重而末輕重者宜先而急輕者宜後而緩須以經爲本史次之子又次之而集最其末也蓋經以載道不讀之則無由知道史以載事記往古之事變以爲來今之明鑑者也故不讀史則不能考往迹而應事務然則歷史者固不可不通曉故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如諸子之所說所以輔翼於經義發明於道理者不少矣又不可不讀如讀集廣博不可盡其中有佳者有不佳者其佳者爲益多矣暇日觀覽可以廣義理之趣又可以爲遊目悅心之具如讀雜書須粗涉獵揀取其切要者不可濫思强記而苦其心志恐妨其學功若夫不經不正之書淫褻戲慢之語不可接心目看書如服藥藥有良毒不可妄服是以前輩不讀非聖之書且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爲主可不愼乎凡讀書之法先以四書六經爲本而小學近思録及周程張朱之書輔翼於經義者不可闕讀史法先看左傳次看史記漢書通鑑綱目及　本朝律令格式六國史諸傳記讀諸子先管子淮南子荀楊劉向文中子等

須循序漸及其他如其餘群書苟有餘力則看之可也然不可
爲當務急凡如六經四書自幼至老日日讀之須循環而終身
次之以小學近思録夫學問之道固貴精約然古今天下之事
理非博覽多識而旁通洞達則不能應事物無窮之變其於處
事接物之際不免有疑惑疎謬之患且其於修德講學之道不
能無偏狹固滯之病故荀子曰今爲一日之羅無時得鳥矣道
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斯言信哉大抵讀書之法中年以前須
以博識記誦爲務不博記則才力不進固陋寡聞中年以後須
以義理精熟爲務不識精則義理不明泛濫無功且讀書之序
須先古昔而後后世蓋古書之有益于才學非後世澆漓之書
之比世人往往貪見於近世之雜録而懵于古代之典籍是才
學之所以不進也是亦學者之所當知也大抵讀書爲學者欲
博且精蓋博則無不通精則無不明其與博而雜寧欲約而精
夫讀書而不知道者有矣是徒讀而不能窮理也未有不讀書
而知道者矣蓋義理元是廣大精微不可以私智臆見測知之
豈不學古訓而有得乎學者之於經書虚心緩覽愼思修省則
涵養窮理之功一舉兩得故朱子曰須是存心與讀書爲一事
方得又曰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者此之謂也篤信又竊謂大學
者說先王大學而教人之法乃修己治人之綱目也宜爲學問
之規模論語記孔子與弟子言語問答孔門教人之道全備矣
誠先聖之懿訓學者之典則最所當貴重也其中以求仁爲要
以孝弟忠信爲先務以爲君子爲標的孟子之書羽翼孔子之

道以崇仁義賤功利求放心爲本中言性善養氣終述存心養性順天命之說以事天爲歸宿是聖學之模範學者之要務也讀之可以發揮義理中庸者子思說聖學之蘊奧義理之精微乃傳授之心法也詩者本于人情善於諷諭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朝夕吟咏之可以正心志養性情書者備記二帝三王之德行政事可以爲愼德治邦敬天安民之則也易者聖人依卜筮以言陰陽造化變易之道示人以吉凶悔吝令人避凶趨吉春秋者孔子因魯史而記天子諸侯之事其言雖簡褒貶予奪自在其中矣以嚴名分正倫理扶植於綱常禮記者以言恭敬撙節退讓之法則禮義威儀之節文讀之可謹守禮法而不敢踰規矩其間雖漢儒之傳會者多而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

遺制聖賢之格言存斯書者不少矣亦可貴重也夫人倫之道載在經書炳如白日若有能讀之者則其知道也如日中辨黑白然苟人而不通四書五經其猶渡江海無舟楫何由而得造道乎故學者須終身循環熟讀而受用之且夫學者修身之大法小學之書備矣事親之道在孝經爲學之規模節目以大學爲則就中緊要之工夫在第五六章最是初學之門戶也爲學之大要在于自鹿洞規存仁事天之主意以西銘可爲據存養省察之心法以中庸首章爲準以上數者乃聖賢教人爲學之要義學者不可不知焉

致知力行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前漢書○眞西山曰高明以知言光大以事業言古之聖王有所聞則必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程

子曰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後誠意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又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先照又曰知有多少般數殺有淺深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

朱子曰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又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又曰知與行常相須如目之無足不行足之無目不見論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又曰知而行行而知二者交相警發又曰知與行須著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愈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又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撿日用工夫常少（篤信曰是學者之通病所當省察而二者工夫須並進也）又曰知得淺便信得篤　許魯齋曰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眞果能眞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篤信窮謂凡爲學大端有二一致知力行而已天下之道理非先知之則不能行之譬如行道路然苟不知路派雖終日行行亦迷錯而已古語所謂只知貪程不覺錯路是也故學之序先知而後行如聖人說知仁勇說知及仁守說博文約禮亦皆以知爲先且二者須並進不可偏廢須知一分則行一分不以徒知爲貴凡專務讀書講習不能踐履力

行是學者之通病也默撿日用工夫不可闕朱子之言可深省

夫學問之要有二在知所其未知行其所已知而已

博文約禮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　集註曰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朱子曰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又曰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胡五峰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　朱子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徂失之於野而已　方孝儒

云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窮萬物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中庸）　篤信窮謂博文約禮此乃致知力行之方文者只是理之著顯而可見者也禮者亦是理之準則而可循者也博文者博學之謂約禮者守約之謂也非博則窮理不周偏而無致知之功有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失之陋非約則守心不專一而無力行之功有泛濫支離之患而其博失之雜兩者信不可偏廢

學問思辨行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庸）　孔子之言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篤信窮謂此五者乃致知力行之工夫爲學之序也蓋天下之理必學而後能知然學而不博則亦無盡事物無窮之變以應天下之務必須多聞廣見以窮

其理既學之便必有所疑問之於人然問而不審則粗畧而無以解其疑惑故須與師友講明其所疑而反覆詳細則可釋吾中心之疑惑也已問之了又必反求諸吾心思索義理然後有得不思索則雖學問博審不能自得乎心而義理不明可謂泛濫無功也然思之不慎則徒閒思雜慮而不能通乎精微故必把所學所問者自家心中謹愼專一以思之則庶乎有自得而於義理無所不通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辨判也既思之了然是非公私之間或似是而實非者似非而實是者易至紛雜不可不辨然辨之不明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故一一盡明以辨之庶乎及見於行事時而無差謬思與辨不同思是搜索義理於吾心辨是就其所思者而剖決是非也篤者厚而力也已學而問之思之辨之則於天下之義理皆已明白洞達而無所疑可以見之於行矣然行而不篤則所行者徒爲虛文而終無所成就故又必眞實敦篤而力行無一時之間斷無一念之懈怠則凡所學問思辨而知之者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

三綱　白虎通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　眞西山曰三綱之名始見於白虎通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

五常　董仲舒曰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前漢書）

（篤信句列子言五常始乎共）　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韓退之曰人之所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　朱子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

始備言之　朱子孟子註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論語註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朱子又曰仁則是箇温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人心乃是性之本體○篤信按朱子於論孟註釋仁義禮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故雲峰胡氏潘陽沈氏並有解釋之曰智者知之理心之別篤信竊謂智者心之明事之別蓋五常之德固不昧然智之體以明爲主其顯於用也於事物之來則有分別是非之理其所以分別是非者何也以有明也然則明是知之體別是知之用也○竊謂三綱者人道之大端五常者人性之大綱是聖教之大要人之所當遵而行之也

五倫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書經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朱子白鹿洞學規列五教之目曰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　朱子曰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篤信竊謂是弟子之職學者之要務也然而充而極之爲聖爲賢亦不外是　禮運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

所在則致死焉。國語　明立瓊山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於禽獸何異哉益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蹲躅群遊旅宿一無所爲苟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終日煖衣飽食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篤信按上既言三德是知信竊謂古昔明君賢主之治天下國家必以明人倫爲本其爲教也止於此而已益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在此耳且孝弟人倫之大要子弟之先務是立身之本行道之初學者之所當用力也苟不孝弟則雖有他善行良才不足觀而已矣

三德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子章句曰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一則誠而已矣（此字指五達道體謂以身體而躬行之）　○中庸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朱子章句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篤信按上既言三德是知

仁勇之已成者然豈易遽及哉故此節是未及乎三德者求以入之事即因知勉行者下手用功處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故曰近知以明道固非愚者之所能然好學雖未必全然是知然足以破愚豈不近於知乎仁以體道固非自私者之所能然力行雖非仁然足以忘我故去省察克治則人欲漸漸消磨故力行雖非仁然足以忘我故近仁勇以任道固非懦者之所能然若能知已之仁知不如人而常存愧恥之心不肯自暴自棄必發憤好學力行則志氣漸漸奮勵而懦可起矣雖未必就不終於懦弱了豈不近於勇乎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朱子集註曰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程子曰進學不進只是不勇

○篤信竊按三德所以行五達道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勉之孔子生知之聖尚以好學好古自稱然則雖聖人亦以好學爲勤如力行亦是好學者之所爲然必知恥者而后能好學能力行故知恥是改過遷善之機志之所由立而進學之基也知恥則由君子可至於聖賢不知恥則由小人將入於禽獸可不思乎故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是皆言知恥之義大也

忠　伊訓曰爲下克忠　孔子曰臣事君以忠　程子曰盡己之謂忠　問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說也　朱子曰君臣是義以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　陽城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篤信竊謂聖人於事君專說忠者何也蓋君臣之間貴賤特異上下之勢位懸絶多嚴畏之心而少親睦之意比之父子兄弟夫婦有不同故動易至欺罔是事君之道所以忠爲主也

孝　爾雅曰能事父母爲孝說文曰孝字从老省从子承老也（老卽親也）蓼莪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朱子詩傳曰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曾子曰孝子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　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婉順也）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質慤貌）屬屬然（專一貌）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陳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捧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陳氏曰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懼後日之無多而不得久事其親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也　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父母之心亦當跬步不忘○篤信竊按天地大德曰生天地別無勾當只以生物爲心而已人受天地之性而生焉故以天地之心爲心所謂仁也（天地之心生理也仁亦人心之生理也）仁者人心而愛之理也愛莫大於愛親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莫先於孝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使臣則惠凡百事以孝則無所行不善故孝爲爲仁之本又爲百行之源萬善之首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人子之於父母於一體之中唯最親切夫君子愛親如此之厚何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身之至貴雖與之天下豈可敢換之乎此至貴之身本受之於父母且自初生至漸

長鞠育撫愛之功亦可謂至厚矣今也受他一人之小惠尚不可忘必須要報之況人子之於父母有罔極之恩乎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唯有竭力致孝之道纔可報其萬一而已爲人之子者豈可不盡其心乎大抵爲孝之道愛敬而已矣二者不可闕其一且養志養體二者亦不可廢而以養志爲重故將順其志爲先飲食奉養次之嗚呼父母愛子之心無窮然子或愛親不厚是衆人之情故爲人子者能以父母愛子之心爲心而愛其親猶親之愛子然後可謂之孝是以孝子之心頃刻不敢忘父母乎日忠養之既盡其力又能慎保其身不爲險危之行而陷不義故親亦無憂而愛其子倍厚夫父子之道天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謂良知唯孝子能爲不失此心故終身慕父母且非惟人有此孝雖禽獸亦有之慈烏之反哺虎狼之知養豺獺之報本豈非天性之自然者乎人而不孝曾禽獸之不如也論語孝經小學之中言孝可謂至矣盡矣也學者宜熟玩

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蔡傳曰睿者通乎微也聖者無不通也又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洪範多方○程子曰聖通明之稱狂愚之稱狂非喪心之謂狂非聖人之謂又非狂狷之狂杜詩所謂狂夫之意也　國語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爲政集註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蔡虛齋曰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朱子曰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則失其職矣

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吉凶之機也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程子曰學厚乎思又曰不深

思則不能造其道又曰何以窒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又曰爲惡之人原於不知思有思則心悟　篤信窮謂知因思而明行因思而立夫學貴於自得非思則不能自得是學之所以貴於思也聖人以學與思相對說可以見思之功大也

遜志務時敏　尚書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蔡傳曰虛以受人勤勵已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　朱子曰既遜其志又須時敏爲學之方只此二端而已矣又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又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呂東萊曰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朱子曰此至論也　呂氏曰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若氣高則與爲學工夫相背李氏曰爲學之道常以卑遜自下爲心以能問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遜志之謂也　眞西山曰爲學之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也時敏者進修及時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于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情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修之道自將源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　自是以上說遜志以下說務時敏　○易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乾健健自強不息之意夕與日對惕若懼貌若語辭如也然也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朱子曰天行一日一周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　雙湖胡氏曰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　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是讀書修身之法　董子對策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入也不遠矣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乎　說苑曰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此二語適相對言強勉而不息者其人必出羣矣　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朱子曰是如造次顚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又曰矯輕驁惰篤信日者爲學之大病輕者以未爲既得惰者悠緩不能進得尹和靖曰學切忌間斷便不是學朱子曰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又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又曰此道不是小事須臾這辛苦方可望又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黃勉齋曰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篤信謹按而不息是務時敏也二者進學之方也

不怠之謂不驕不怠此乃弟子職所謂溫恭自虛所受是矛事學者之先務須大箇矜字而後進學不然雖從事於學徒助私智長傲驕而已竊謂爲學者先須立其基本而守其禁戒夫爲學有大禁戒矜之謂也有大基本謙之謂也矜者以未知爲已知以未能爲已能苟如此則其惡日長何以進道乎謙者以已知爲未知以已能爲未能苟如此則其善日長其進道豈有窮乎且勤與惰者賢愚之所由分也勤則愚者可進于賢庸拙者可長乎才能惰則愚者終乎愚無才能者終乎庸拙而已矣可不戒乎哉

日新　大學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朱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入也不遠矣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乎　說苑曰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此二語適相對言強勉而不息者其人必出羣矣　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是如造次顚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又曰矯輕警惰篤信日新者爲學之大病輕者以未得爲既得惰者悠緩不能進　尹和靖曰學切忌間斷便不是學　朱子曰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又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又曰此道不是小事須臾這辛苦方可望又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黃勉齋曰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篤信謹按篤信日新者必日進而不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朱子曰學者之大本立而不息是勿時敏也　○篤信謹按遯志者不驕之謂勿時

不怠之謂不驕不怠此乃弟子職所謂溫恭自虛所受是極之事學者之先務須大箇矜字而後進學不然雖從事於學徒助私智長傲驕而已竊謂爲學者先須立其基本而守其禁戒夫爲學有大禁戒矜之謂也有大基本謙之謂也矜者以未知爲已知以未能爲已能苟如此則其惡日長何以進道乎謙者以已知爲未知以已能爲未能苟如此則其善日長其進道豈有窮乎且勤與惰者賢愚之所由分也勤則愚者可進于賢庸拙者可長乎才能惰則愚者終乎愚無才能者終乎庸拙而已矣可不戒乎哉

日新　大學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朱

子曰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又曰一日須見一日之効一月須見一月之効○篤信綴謂日新者一日有一日之工夫一歲有三百六十日之工夫苟積至十年則其所長進之効驗高大而不可測故學者貴日新

愛日　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蔡傳云日不足言欲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貴尺寸之陰陶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陶淵明詩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顔之推曰光陰可惜譬諸逝水　朱子曰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篤信綴謂人之講學勤業皆以時日之力故志士惜日短嗚呼此日難再得今年不重來是以學者最要惜時日豈可廢時曠日乎哉古語曰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此六句可時吟玩

變化氣質（程子張子）　舜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朱子曰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益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

齊之以義　程子曰學宜變化氣質方是有功　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呂與叔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益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四字出于韓子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

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竦息勇切竦動貌言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吳臨川曰學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爲哉○或人曰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韓非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篤信藴謂變化氣質者乃是匡衡所謂治性之謂舜之命典樂皐陶之述九德俱是變化氣質之法然說變化氣質者自程張始也是甚有補于后學夫學問之道固在改其過從善而已然人之過也各生乎氣質之偏處故改過者所以變化其氣質也是以孔孟之書雖無變化氣質之說改過忍性則氣質亦隨而變矣然變化氣質極難其故何也蓋氣質之不佳處

者皆是自己資稟之偏僻心術之蔽塞而所不通明者故非勇猛奮發則不能也變化之方先須知其偏塞處而後用力欲知其偏塞處則自省己受教求諫之功不可闕若夫用力之方乃是在克己忍性懲忿窒慾遷善改過須勇猛剛決且須察於切身病痛先要從其尤偏處克將去學必如此而後有益不然雖終身從事乎學問亦無益于我是以學貴改其過而變化氣質夫學問之力居常無所見惟見利害臨變故遭屈辱昔日忿怒憂惶失措者至此其心平穩而不動始是可見學問得力處苟非平日用變化氣質之功眞積力久曷能至此乎哉

下學上達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憲問

集註曰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　程子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益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游藝　論語述而　朱子曰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爲之　尹和靖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篤信竊謂六藝固日用之不可缺者且如文武材藝士君子之所當習皆是至理之所寓而治心養氣窮理應變之助亦學中之事也游此者寓情於此而不留意於彼也然道學與技藝自有本末輕重不可混同故三代之教

以藝爲最下徐幹曰藝者德之枝葉德者人之根幹也今人暗於此理往往輕道學而重技藝可謂倒行逆施處置失所因不知學問之至重也可不思乎且君相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不貴有他技若夫技藝之事各執其術者存焉非大人之事如漢元帝宋徽宗雖多材藝然於修己治人之道未嘗致意而其所好者小能末技而已矣是豈人君之所宜貴重乎

明治戊辰季春濬州長庚甲号目

初學知要卷之上　終

長大奈斯一肚皮黑蓬茸不合